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人造天堂

Charles Baudelaire

[法]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harles Baudelaire

[法] 夏尔·波德莱尔 著

人造天堂

郭宏安 译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造天堂/(法)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3009-2

I. 人… II. ①波…②郭… III. 散文-作品集-法国-
近代 IV.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7081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 数 126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16.00元

新华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PDG

前言：酒、印度大麻与鸦片

郭宏安

1851年，夏尔·波德莱尔发表了《酒与印度大麻》，当时他只不过是尝试过印度大麻一两次而已，他一生中沒有成癮；1860年，波德莱尔出版了《人造天堂》，这时他由于病痛而不得不经常吸食鸦片了。也许出于一种负罪感，他谴责印度大麻远远地超过了鸦片。在波德莱尔去世后出版的全集本和单行本中，都是在《人造天堂》的总名下，汇集了《论酒与印度大麻》和《人造天堂》这两篇文章的。

(一)

饮酒，服用印度大麻或吸食鸦片，可以程度不同地呈现陶醉、麻醉或迷醉的状态。它产生一种幻象，使人进入一种幻境。在这种幻象和幻境的作用下，人与对象的关系改变了，时间变得深不可测，空间成倍地扩大，物体异乎寻常地变大或变小，声音变得尖锐或沉闷，各种颜色都趋向极端，香气无孔不入。嗅觉、听觉、视觉彼此沟通，声音具有色彩，色彩具有曲调，音符成了数字，随着音乐在耳中展开，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人，或兽，或物，纷纷做着匪夷所思的动作或形态。人的精神飘飘荡荡，不依不靠，一切苦难压力病痛斗争都消失了，人仿佛进入了一个不需劳动、不需付出、不需斗争而拥有一切的极

乐世界。这种境界持续的时间不长，自波德莱尔始，被称做“人造天堂”。

“天堂”一语，用于描绘酒或印度大麻或鸦片的作用，并非波德莱尔首创，早在1845年，有一个医生名莫罗·德·图尔者，就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论印度大麻和精神错乱》，其中两次写到，印度大麻使人进入“穆罕默德的天堂”，或称“先知的天堂”，但是，天堂加上“人造”一词，波德莱尔确实是始作俑者。

然而，“人造天堂”毕竟不是自然的天堂，几分钟，至多十几分钟，幻境即告消失，人又回到了现实，渐渐地，他的感觉变得迟钝，人格崩溃，脾气暴躁，神经麻木，精神恍惚，四肢疲软，浑身难受，不能工作，缺乏行动上的毅力，陷入软弱、懒惰、疲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一句话，“人造天堂”顷刻间崩塌了。

兴奋剂，麻醉品，或称毒品，并不能造成一个极乐世界，相反，它通向的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地狱，这就是波德莱尔在他的《人造天堂》中向我们讲述的基本思想，正如他在1864年布鲁塞尔演讲的《开场白》中所说：“我要写的书不纯粹是生理学的，而是伦理学的。我要证明的是，那些追寻天堂的人所得到的是地狱，他们正在成功地准备着这个地狱，挖掘着这个地狱，这种成功，如果他们预见到的话，可能会吓坏他们的。”只有现实的痛苦才有可能通向超自然的天堂。

酒，印度大麻，鸦片，三种兴奋剂，麻醉剂或毒品，波德莱尔以一种抒情性的笔调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它们的作用及其后果。有人说，他唱了一曲毒品的颂歌，又有人说，他进行了一番道德的说教，还有人，例如米谢尔·布托说，《人造天堂》不

是一个吸毒者向其他吸毒者说的话，而是一个诗人向所有那些认为“唯一真正的毒品、绝对的毒品是诗”的人写的一本书。这第三种看法显然是一个诗人的看法，深刻而玄奥，必须经过理性的理解才能落到实处。这理性的理解就是正确地解读文本。波德莱尔说：“对于这两种毒品（印度大麻和鸦片）所能产生的神秘结果和病态快乐进行的分析，其长期使用所不可避免的惩罚，最后，追寻一种虚假的理想所必然包含的不朽性，这就是本研究的主题。”这是《人造天堂》之表面性与深刻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相互渗透的用意之所在。只有现实的痛苦，才能孕育诗人的沉思；只有扎根于大地的沉思，才能激发丰沛的想象力；借助于毒品的想象，只能是失去平衡的疯狂，这也是没有任何一部杰作是通过使用毒品而产生的原因，尽管不少的诗人试图用毒品来激发和丰富其创造力。

(二)

对于酒的赞颂，波德莱尔是不吝笔墨的。“酒之深沉的快乐啊，谁曾认识你？一个人有悔恨要缓解，有回忆要追念，有痛苦要平复，有空中楼阁要建造，他就要乞灵于你，你这隐藏在葡萄藤中的深奥莫测的神。酒的景象在内在的阳光照耀下是多么阔大！人在它身上吸取的第二青春是多么真实和炽热！然而，它那令人震骇的快感和难以承受的魔力又是多么可怕！”这种洋溢着感激之情的语言，表达的正是波德莱尔面对着酒的真实感受。在他的心目中，酒能使劳动者，甚至那些“收集首都每日的废物的人”，重新燃起“青春的火花”。1850年前后，波德莱尔还相信社会的进步，对人类的前途还是乐观的，对劳动者充满了同情。他怀着“报复的乐趣”，高举着被火药熏黑了的

手，喊着“枪毙欧比克将军（他的继父——笔者注）！”的口号，参加了1848年革命的街垒战，他说：“1848年之所以有意思，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寄托了一些有如空中楼阁一般的乌托邦。”他的乌托邦是：“学者成为财富的所有者，财富的所有者成为学者”，人类回到原罪以前的状态，即回到失去的乐园中；如他的诗表明的那样，诗人摆脱现实的苦难和罪孽，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再做“青天之王”、“云中之君”。在这种乌托邦的激励下，他在赞颂酒的时候所选取的形象无一不带着温馨而体贴的拳拳之意：“四十年的奔波和劳作碾碎了的”工人（劳动者），他的年老的妻子，他的“没有血色的小孩”，以及“摇晃着脑袋，在铺路石上踉跄，就像年轻的诗人整日游荡，寻章觅句”的拾破烂者，等等。总之，“地球上有无以数计的无名人群，睡眠不足以平复其苦。酒对他们来说成了歌曲和诗”。如果说无人不饮酒，波德莱尔看到的首先是劳动的人，“劳动使日子兴旺，酒使礼拜日充满希望”，酒使疲惫不堪的劳动者重新恢复了体力，舒缓了愁肠，平复了痛苦，建立起一个平等、公正、自由、没有纷争的“人造天堂”，哪怕只是虚无缥缈、纯属想象的“空中楼阁”。对酒的赞颂，是和波德莱尔的民主思想分不开的。

酒之为饮料，其来久矣，波德莱尔引用布里亚·撒瓦兰的《口味大全》说：“族长诺亚被认为是酒的发明者……”诺亚就是造方舟而使人类幸存于大洪水之后的那个人。据《圣经》，诺亚赤身裸体地醉卧在葡萄园里，他的儿子们觉得不雅，就拿了件衣服给他披上，这个故事说明，即便诺亚不是酒的发明者，作为酒的饮用者是没有问题的。在中国，酒的历史也很久远，《战国策》上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

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另有一说，谓杜康乃酒的最早制造者，曹操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以杜康为酒的代名。杜康者，禹之玄玄孙也，其造酒乃是远在仪狄四代以后的事情了。无论如何，酒在中国的历史也有五千年了。巧的是，同诺亚一样，禹也是一个理水功成的大英雄，焉知他们所遇到的洪水不是同一次洪水呢？但是，他们对酒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诺亚喝了酒就赤身卧于葡萄园中，禹则“饮而甘之，遂疏仪狄”，并且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波德莱尔论酒，重在酒的本身：当它“跌进因劳动而干渴的喉咙里”时，它就变成了“一支充满友情的歌，一支充满快乐、光明和希望的歌”。它是“祖国的灵魂”，它是“礼拜日的希望”，它是“使老斗士的肌肉重新强健起来的油”。它用它那神秘的语言唱道：“我像植物的精华落进你的胸膛。我是谷粒，将使痛苦地掘开的沟垄长满庄稼。我们密切的结合将创造出诗。我们两个将创造一个上帝，我们将朝着无限飞翔，像小鸟，像蝴蝶，像圣母的儿子，像香气，像一切有翅膀的东西。”中国人论酒，重在饮酒之人。酒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实在值得做一篇大文章。不说作《酒赋》的邹阳、扬雄、王粲，不说“高阳酒徒”餽食其，不说“造饮则尽，其在必醉”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不说“常譬酒之犹水，亦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的陈旼，也不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单说以嗜酒出名的刘伶吧。西晋刘伶乃“竹林七贤”之一，做《酒德颂》，其辞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

以，乃奋袂攘巾，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雨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清人王符曾评曰：“真阔大，真风流，拂落浮尘三斗许矣。不识酒中趣，不能道只字也。”一个“趣”字，可说是触及了饮酒之人隐藏在心底的秘密：友情，亲情，消愁解闷，抒情释怀，“兀然而醉，豁尔而醒”。但是，不闻雷雨，不睹泰山，不觉寒暑利欲，恐怕只有像刘伶那样的“大人先生”了。王符曾的评论可以说是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对酒的态度，虽然有的中国人并不饮酒，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嗜酒的国家。波德莱尔与刘伶对酒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对酒的作用的描述却是一样的：“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波德莱尔真正谴责的是印度大麻和鸦片，这就难怪他要在《恶之花》中专辟一章，在忧郁和理想的交战中为酒安排了一次战役；战斗的结果当然是麻醉和幻觉的失败，但是，酒在瓶子里向人说道：

我这植物琼浆在你体内落下，
永远的播种者播下的好种子，
好让诗从我们的爱情中发芽，
如一朵稀世之花向上帝显示！

稀世之花，乃酒也。

法国文学批评家马克斯·米尔奈教授 2000 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毒品的想象力——从托马斯·德·昆西到亨利·米

修》，论到《人造天堂》，说：“首要的问题是赞颂酒，这种民众的饮料，对民众有用的饮料，其社会的甚至爱国的功能因为与印度大麻所引起的快乐之反社会后果相对立而更为突出，印度大麻是一种供少数有闲者享用的毒品。”米尔奈教授正确地指出，对酒的赞颂反映了波德莱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 1851 年拿破仑政变之前的波德莱尔思想的核心。

(三)

波德莱尔在 1860 年 8 月 12 日 (?) 的一封信中对他的朋友阿尔芒·福莱斯说：“不要相信任何兴奋剂……我痛恨任何兴奋剂，因为任何一种兴奋剂都使一切事物的时间扩大，形状扩大。”这里的兴奋剂指的是“供少数有闲者享用的毒品”印度大麻。

1850 年前后，印度大麻在法国社会中还是个新鲜事物，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存在和作用，例如少数从中、近东一带旅游归来的人，个别的医生，在报刊上谈论他们自己或别人的经验，或者它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的应用。但是，这种绿色的糊状物在刺激人的想象力方面具有奇效，于是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好奇和兴趣，例如泰奥菲尔·戈蒂耶。他不仅亲口尝试，还写文章详细地描述服用印度大麻的感觉和体味。他的感觉是“古怪”，是“荒诞”，是“疯狂”，仅此而已，也就是说，还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波德莱尔则不然，他不仅以己之感或用他人的经验，具体地描述了服用印度大麻如何从进入幻境，到幻境的崩塌，再到引起肉体 and 精神的种种不适，而且深入到精神层面，详细地分析了服用印度大麻如何摧毁了想象力的平衡，导致精神陷入混乱和疯狂，进而使人完全丧失劳动和工作的能力。法

国批评家克洛德·毕舒阿教授指出：“他（戈蒂耶）看到的是人造天堂的物质层面，相反，出于一种自豪的报复，他（波德莱尔）拒绝一切廉价的趣闻轶事，也许他不能不拒绝，看到的则是它们的精神层面。这种精神层面来自一种道德，而这种道德通向一种诗学。”毕舒阿教授说得对。

印度大麻是一种特别香的绿色的糊状物，其成分是“印度的麻的煎剂、奶油和少量的鸦片”。波德莱尔不无幽默地说，服用印度大麻，“应该尽可能有一套好房子，或者美丽的风景，一种自由开放的精神，还要有其精神气质与您相近的同伴；如果可能，再来点儿音乐”。他引用了大量的活生生的例证来说明印度大麻的作用和后果，这些例证是“一个女仆”，“一个新手”，“一位有名的音乐家”，“一个人”，“一个文人”，“一个有些成熟的妇人”，“一位可敬的法官”和“一个想象的人物”。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们的经验，将印度大麻的迷醉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某种古怪的、不可抵抗的大笑抓住了您。最庸俗的词，最简单的观念，具有了一种古怪而新颖的面目”。不但您自己笑，您的服用印度大麻的伙伴也笑，这种疯狂的大笑很快就转入一种迷醉，迷醉于“光的壮丽、辉煌明亮和流动的金子的瀑布；什么光对它都是好的，像一片大水流动的光，挂在尖端和凹凸不平的表面的像金属片一样的光，客厅的枝形大烛台，圣母月的蜡烛，夕阳中像雪片一样崩落的玫瑰”。

第二阶段，“开始是极端的清凉感，是极大的虚弱无力；像人们说的那样，您有一双奶油样的手，头发沉，全身麻木。您睁大了眼睛，仿佛被难以平息的狂喜所吸引，朝四下里望着。您的脸一片苍白，变得没有血色，发绿。您的嘴唇收缩，变小，仿佛想要往里收。沙哑的、深沉的叹息从您胸中发出，好像您

的旧天性不能承受您的新天性的重量。感官具有一种非凡的精细和尖锐。眼睛能看穿一切。耳朵能在最尖锐的嘈杂声中捕捉最难以捕捉的声音”。幻觉开始了：“您首先在树上寄托您的激情、您的愿望或您的忧郁；它的呻吟和晃动成了您的呻吟和晃动，很快您就成了树。同样，在蓝天飞翔的鸟首先代表了在人间之上飞翔的永恒愿望；而您已经成了那只鸟。我想象您坐着并抽烟。您的注意力稍微有些过久地落在从您的烟斗里冒出来的淡蓝色的烟上。……由于一种奇怪的暧昧，由于一种转移或智力上的误会，您想象着自己蒸发，您赋予自己的烟斗（您感到蹲在里面，并像烟叶一样蜷缩着）一种抽着您的奇异的能力。”

第三阶段，“是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由于发作的增强而有别于第二阶段，是一种眩晕的陶醉，紧接着又是新的不舒服。这是东方人称为至福的那种东西，是绝对的幸福。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获得解决。神学家们绞尽脑汁的、理智的人们感到绝望的种种难题都变得清晰而明确。所有的矛盾都变成一致。人进而为上帝”。其结果是：第二天早晨，“您一站起来，就感到陶醉的旧残余。疲软的双腿胆怯地引导着您，您害怕像一件易碎物一样折断。一种不无魅力的极度的虚弱攫住了您的精神。您不能工作，缺乏行动上的毅力”。“这是对于大逆不道的滥用的惩罚，您滥用了您的精神流质，您随风抛洒您的人格，而现在，为了把它收回、集中起来，什么样的痛苦您没有感觉到呢？”

“一个人用一勺糊状物立刻就获得天地间所有的好处，却不能用劳动获得其千分之一。首先要生活和劳动。”这是波德莱尔判断印度大麻的根本出发点，于是他说：“我所以在同一篇文章里谈论酒和印度大麻，是因为两者确有共同之处：人的非常的

诗意的發展。人對於無論是健康的還是危險的一切物質的狂熱興趣，這些物質激勵著他的人格，而人格是他的偉大之見證。他憧憬著再振他的希望，朝著無限飛去。但是必須看看結果。酒是一種有助於消化、強壯肌肉、豐富血液的飲料。即便大量飲用，也只能造成相當短時間的混亂。而印度大麻是一種中斷消化功能、使四肢衰弱、可以引起二十四小時的陶醉的物質。酒激勵意志，而印度大麻摧毀意志。酒是一種肉體的支持，而印度大麻是自殺的武器。酒使人善良易處。印度大麻使人孤獨。可以說一個是勤勞的，而另一個本質上是懶惰的。事實上，如果人可以一下子就得到天堂，那工作、勞動、寫作、製造什麼還有什麼用？最後，酒是為了勞動人民的，他有喝的資格。印度大麻屬於獨自的快樂的階層：它是為了那些游手好閒的不幸者的。酒是有用的，它產生有收益的果實。印度大麻是无用的和危險的。”說得再明白不過。

印度大麻的迷醉所經過的三個階段，在波德萊爾的細膩而神奇的筆下呈現在我們面前，歷歷在目，我們甚至有某種親歷的感覺；但是，他這裡那裡地發出某種暗示，似乎又在引導我們在表面五光十色的渲染下發現隱藏在裡面的東西。“一個想象的人物”擔任了我們的嚮導，這是一個他所“選擇的人，是某種類似十八世紀稱之為**敏感的人**的人，浪漫派稱之為**不被理解的人**的人，資產者家庭或群眾通常用**獨特**這個詞所形容的人”，這個人正是詩人，一個像波德萊爾那樣的詩人。“一個半是神經質半是胆汁質的性情，這是最適於一種這樣的迷醉的演變的；再加上一個教育良好的精神，研究形式和色彩；一顆溫柔的心，因不幸而疲倦，但是還準備著再生；如果您願意，我們還可以接受昔日的錯誤，這應該在容易激動的天性中產生對虛擲

光阴的遗憾，如果不是确切的悔恨。对形而上学感兴趣，了解哲学关于人类命运的不同的假设，这显然不是无用的恭维，——还有对于德行的爱，一种抽象的、斯多葛派的或神秘主义的德行，这存在于所有的书中，现代儿童视为营养，就像一个杰出的灵魂可以登上最高的峰巅。如果人们在这一切上再增加一种巨大的感觉的精细，我是把它作为多余的条件略而不讲的，我认为我已聚集了现代敏感的人的所有最普通的一般要素，人们称之为**独特性的平庸形式**的所有最普通的一般要素”。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从印度大麻所造成的迷醉中发现诗的秘密。这是文中《印度大麻之诗》的含义，也是法国批评家伊夫·福罗莱纳所说的：“《人造天堂》是一首长篇散文诗。……这部道德的书本质上是一部诗学的书。”

印度大麻刺激了想象力，激发了各种感官之间的交流，所谓“通感”：“如果您有一颗这样的灵魂，您对于形式和色彩的爱会在您的迷醉的最初的发展中首先发现一片广阔的牧场。色彩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以一种昂扬的强度进入头脑。细腻，平庸甚至恶劣，顶棚的画具有了一种可怕的生命力；贴在旅店的墙上的最粗劣的纸都变成了壮丽的透景画。肌肤鲜亮的仙女瞪着一双比天和水都要深沉和透明的眼睛望着您；古代的人物穿着司铎或军队的衣服和您交流，只一眼便沟通了郑重的秘密。线条的曲折是一种明确的语言，您从中读出灵魂的骚动和欲望。”最粗俗的事物由于想象力的作用脱去了日常的衣服，换上了鲜亮华丽的装扮，从而具有了寓意，成为了象征。如同一个疯子，服用印度大麻的人乃是一个通灵人或洞观者。

日常的语言不再是表达事物的工具，而成为举一反三、点石成金的魔术棒，所谓“启发性的巫术”：“语法，枯燥的语法也

变成某种类似启发性的巫术的东西；词汇有血有肉地活了，名词威风凛凛，形容词，透明的外衣裹着它，给它颜色，动词是运动的天使，使句子动起来。在不同的工作中寻求消遣的人和深刻的人所喜欢的另一种语言，即音乐，和您谈着您自己，对您讲述您的生活的诗意；它和您结合在一起，您融入它之中。它谈您的激情，不是以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的方式，如同在一个演歌剧的日子里的漫不经心的晚会上，而是以一种详尽的、确切的方式，每一种节奏都表明您的灵魂的一种运动，每一个音符都化做一个词，一整首诗像一本有生命的词典进入您的头脑。”内心的每一次颤动，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由于这种启发性的巫术而具有了生生不已的活力，如同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产生着水的波纹。

马克斯·米尔奈教授指出，《印度大麻之诗》作为题目“肯定是暧昧的，因为人们可以以一种反讽的态度读它”。当初，《印度大麻之诗》发表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而叫《人造理想——论印度大麻》，在与《鸦片吸食者》合为一本书出版时，才改成《印度大麻之诗》的。理论上，波德莱尔发现了印度大麻之麻醉与他的诗歌观念的相通之处；而在实践上，他知道依靠印度大麻作诗，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所以，米尔奈说：“在对印度大麻进行道德的谴责之外，《人造天堂》的作者明确地劝作家们不要求助于任何兴奋剂，根据是他的个人经验，主要是吸食鸦片的经验。他所感到的至福以及之前各种感觉的滥用第二天就要付出意志瘫痪的代价，这种意志的瘫痪使任何创造的努力成为不可能。”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我们会发现，尽管有好几首诗提到了兴奋剂（例如鸦片），但几乎没有一首诗赋予它一种积极的作用。波德莱尔认为，“强调印度

大麻的不道德的性质的确是不必要的了”，他把它“比做自杀，慢性自杀，比做一件总是血腥的、总是磨得光光的武器”。他问道：“为了思想而求助于毒品的人将很快变得没有毒品就不能思想。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可怕的命运吗？其瘫痪了的想象力没有印度大麻或鸦片的帮助就不能开动？”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毒品的使用和对其作用的描述可以追述到魏晋时期，例如魏国的吏部尚书何晏，他“是吃药的祖师”，“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当时有一种药名曰“五石散”，一名“寒食散”。“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这种药吃了之后，起效曰“发散”，发散之后要不停地走，曰“行散”，否则会中毒而死。“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发散之后要赶快吃冷的食物，只有酒则不必冷。因此，“轻裘缓带”，“不鞋而屐”，“宽衣”，“散发”，乃至“居丧无礼”，“发疯”，“痴呆”，都是魏晋人作风的表现，人们误以为魏晋人“高逸”，其实他们的“心里都是很苦的”。这种药食之甚苦，稍不留神，即会发疯，变痴，甚至丧命。“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是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除魏晋以外，中国的文学涉及毒品者很少，即如鸦片对中国人造成了那样大的毒害，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很少反映，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吗？

(四)

众所周知，鸦片的毒性远较印度大麻为烈，但是，波德莱

尔对它们的谴责却正相反，该重的轻，该轻的重，其中大有奥妙，妙中之妙在于英国人托马斯·德·昆西。

托马斯·德·昆西 (1785—1859)，英国作家，作品很多，以幽默见长，其对湖畔派诗人的研究颇受后浪漫派诗人的推崇。他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是一部长篇自传性作品，出版于1822年，由于它对鸦片的赞颂而引起广泛的注意。波德莱尔说，德·昆西“不是为了寻求一种罪恶的、懒惰的快感他才开始使用鸦片，那是为了缓和由于饥饿的残酷习惯而导致的胃的折磨”，因此，他是“可以被原谅”的。说到《人造天堂》的主题，波德莱尔明确地说：“如果一些生来粗鲁并被日常的、无魅力可言的工作弄得傻乎乎的人可以在鸦片中找到巨大的安慰，那么对一个敏锐的、有学问的人，对一种热烈而有教养的想象力，尤其是事先已经过肥沃的痛苦耕耘的想象力，对一个打上了命定的梦幻的印记——**带有沉思的**，我使用我的作者的一个惊人的用语——的大脑来说，其效果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在读者眼前像神奇的地毯一样展开的奇妙的书的主题。”《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在波德莱尔眼中成了一部“奇妙的书”，他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导师，找到了吸食鸦片的借口。他不是也由于胃痛、肾痛和梅毒的折磨而吸食鸦片的吗？何况他的用量远较德·昆西为低。他自知吸食鸦片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他在谴责印度大麻和鸦片的时候，畸轻畸重，笔墨中流露出他的心底的秘密。

波德莱尔认为，德·昆西就是“一个敏锐的、有学问的人”，他有“一种热烈而有教养的想象力，尤其是事先已经过肥沃的痛苦耕耘的想象力”，他的大脑“打上了命定的梦幻的印记”，总之，他是一个“带有沉思”的人，而在浪漫派的眼中，